

余绍宋： 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

毛建波 著



K825.72/85

2008

南 山 博 文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论文

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

毛建波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南山博文》编委会

主 任 许 江

副 主 任 刘 健 宋建明 刘国辉

编 委 范景中 曹意强 毛建波

杨桦林 傅新生

责任编辑:祝平凡

封面设计:成朝晖

版式设计:张惠卿

责任校对:昌 林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毛建波著.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3

(南山博文)

ISBN 978-7-81083-711-8

I. 余… II. 毛… III. ①余绍宋—中国画—研究②余绍宋—汉字—书法—研究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235 号

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

毛建波 著

出 品 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 218 号/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3.25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150 千

图 数:180 幅

印 数:0001—1300

ISBN 978-7-81083-711-8

定 价:48.00 元

南山博文

总序

打造学院精英

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活相脱节的一类。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如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化体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的深刻转向。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直观建构的方法，形成思想与艺术的

独树一帜的对话体系。与此同时，一些实验形态的艺术以人文批判的情怀涉入现实生活的肌体，显露出更为贴近生活、更为贴近媒体时尚的积极思考，迅疾成长为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努力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置入一个人形的结构中，组织成环环相扣、共生互动的整体联系。从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来讲，除了回应和引领全球境域中生活时尚的设计艺术学科外，回应和引领城市化进程的建筑艺术学科，回应和引领媒体生活的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回应和引领艺术人文研究与传播的艺术学学科都应运而生，组成具有视觉研究特色的人文艺术学科群。将来以总体艺术关怀的基本点，还将涉入戏剧、表演等学科。面对这样众多的学科划分，建立一个通识教育的基础阶段十分重要。这种通识教育不仅要构筑一个由世界性经典文明为中心的普适性教育，还要面对始终环绕着我们的中西对话基本模式、思考“自我文明将如何保存和发展”这样一类基本命题。这种通识教育被寄望来建构一种“自我文化模式”的共同基础，本身就包含了对于强势文明一统天下的颠覆观念，而着力树立复数的今古人文的价值关联体系，完成特定文化人群的文明认同的历史教育，塑造重建文化活力的主体力量，担当起“文化熔炉”的再造使命。

马一浮先生在《对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讲演词》中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的“知”，就是指思想而言。知、言、行，内在的是知，发于外的是言行。所以中国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及交互的生命义理。整部中国古典教育史反反复复重申的就是这个内圣外王的道理。在柏拉图那里，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心灵转向”。这个引导心灵转向的过程，强调将心灵引向对于个别事物的理念上的超越，使之直面“事物本身”。为此必须引导心灵一步步向上，从低层次渐渐提升上去。在这过程中，提倡心灵远离事物的表象存在，去看真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学术研究、艺术与哲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教导人们面向真实，而抵达真实之途正是不断寻求“正确的看”的过程。为此柏拉图强调“综览”，

通过综览整合的方式达到真。“综览”代表了早期学院精神的古典精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纵观中国艺术史，不难窥见，开时代之先的均为画家而兼画论家。一方面他们是丹青好手，甚至是世所独绝的一代大师，另一方面，是中国画论得以阐明和传承并代有发展的历史名家，是中国画史和画论的文献主角。他们同是绘画实践与理论的时代高峰的创造者。他们承接和彰显着中国绘画精神艺理相通、生生不息的伟大的通人传统。中国绘画的通人传统使我们有理由在艺术经历分科之学、以培养艺术实践与理论各具所长的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今天，来重新思考艺术的教育方式及其模式建构的问题。今日分科之学的一个重大弊端就在于将“知识”分类切块，学生被特定的“块”引向不同的“类”，不同的专业方向。这种专业方向与社会真正需求者，与马一浮先生所说的“思想者”不能相通。所以，“通”始终是学院的使命。要使其相通，重在艺术的内在精神。中国人将追寻自然的自觉，衍变而成物化的精神，专注于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可赋予自然以人格化，亦可赋予人格以自然化，从而进一步将在山水自然中安顿自己生命的想法，发显而为“玄对山水”、以山水为美的世界，并始终铸炼着一种内修优先、精神至上的本质。所有这些关于内外能通、襟抱与绘事能通的特质，都使得中国绘画成为中国文人发露情感和胸襟的基本方式，并与文学、史学互为补益、互为彰显而相生相和。这是中国绘画源远流长的伟大的自觉，也是我们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上述的这个机制设定之中，让我们仍然对某种现成化的系统感到担忧，这种系统有可能与知识的学科划分所显露出来的弊端结构性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学科框架中，有效地解决个性开启与共性需求、人文创意与知识学基础之间的矛盾，就是要不断地从精神上回返早期学院那种师生“同游”的关系。中国文化是强调“心游”的文化。“游”从水从流，一如旌旗的流苏，指不同的东西以原样来相伴相行，并始终保持自己。中国古典书院，历史上的文人雅集，都带着这种“曲水流觞”、与天地同游的心灵沟通的方式。欧洲美术学院有史以来所不断实践着的工作室体制，在经历了包豪斯的工坊系统的改革之后，持续容纳新的内涵，

可以寄予希望构成这种“同游”的心灵濡染、个性开启的基本方式，为学子们提高自我的感受能力、亲历艺术家的意义，提供一个较少拘束、持续发展的平台。回返早期学院“同游”的状态，还在于尽可能避免实践类技艺传授中的“风格”定势，使学生在今古人文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广采博集，发挥艺术的独特心灵智性的作用，改变简单意义上的一味颠覆的草莽形象，建造学院的真正的精英性。

随着经济外向度的不断提高，多种文化互为交叠、互为楔入，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跨文化的环境。在这样的跨文化境域中，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和深化尤为重要。这种主体精神不是近代历史上“中西之辩”中的那个“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既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因素，也包含了近现代史上不断融入中国的世界优秀文化；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既包含了悠远而伟大的传统，也包含了在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息地涌现着的文化现实；它亦不是简单的整体论意义上的价值观念，不是那些所谓表意的、线性东方符号式的东西。它是中国人创生新事物之时在根蒂处的智性品质，是那种直面现实、激活历史的创生力量。那么这种根源性在哪里？我想首先在中国文化的典籍之中。我们强调对文化经典的深度阅读，强调对美术原典的深度阅读。潘天寿先生一代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临摹课，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原典阅读。我原也不理解这种临摹的方法，直至今日，才慢慢嚼出其中的深义。这种临摹课不仅有利于中国画系的教学，还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更广泛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的根性隐在经典之中，深度阅读经典正是意味着这种根性并不简单而现成地“在”经典之中，而且还在我们当代人对经典的体验与洞察，以及这种洞察与深隐其中的根性相互开启和砥砺的那种情态之中。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缺失，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经典的失落，而是我们对经典缺少那种充满自信和自省的洞察。

学院的通境不仅仅在于通识基础的课程模式设置。这一基础设置涵盖本民族的经典文明与世界性的经典文明，并以原典导读和通史了解相结合的方式继承中国的“经史传统”，建构起“自我文化模式”的自觉意识。学院的通境也不仅仅在于学院内部学科专业之间通过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

一种环环相扣的链状关系，让学生对于这个结构本身有感觉，由此体味艺术创造与艺术个性之间某些基本的问题，心存一种“格”的意念，抛却先在的定见，在自己所应该“在”的地方来充实而完满地呈现自己。学院的通境也不仅仅在于特色化校园建造和校园山水的濡染。今天，在自然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校园山水的意义，是在坚硬致密的学科见识中，在建筑物内的漫游生活中，不断地回望青山，我们在那里朝朝暮暮地与生活的自然会面。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远望和自照之中，随师友同游，不断感悟到一个远方的“自己”。学院的通境更在于消解学院的樊篱，尽可能让“家园”与“江湖”相通，让理论与实践相通，让学院内外的艺术思考努力相通。学院的精英性绝不是家园的贵族化，而是某种学术谱系的精神特性。这种特性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并不禁锢。她常常从生活中，从艺术种种的实验形态中吸取养料。她始终支持和赞助具有独立眼光和见解的艺术研究，支持和赞助向未知领域拓展的勇气和努力。她甚至应当拥有一种让艺术的最新思考尽早在教学中得以传播的体制。她本质上是面向大众、面向民间的，但她也始终不渝地背负一种自我铸造的要求，一种精英的责任。

在学院 80 周年庆典到来之际，我们将近年来学院各学科的部分博士论文收集起来，编辑了这套丛书，题为“南山博文”。丛书中有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荣誉的论文，有我院率先进行的实践类理论研究博士的论文。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有历史原典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探讨，有文化比较的课题。这套书的出版满含青年艺术家的努力，凝聚导师辅导的心血，更凸显了一个中国学院塑造自我精英性的决心和独特悠长的精神气息。

谨以此文献给“南山博文”首批丛书的出版，并愿学院诸子：心怀人文志，同游天地间。

许 江

2008 年 3 月 8 日

于北京新大都宾馆

目 录

总序

打造学院精英

序一

1

序二

4

绪论

7

一、近 50 年余绍宋研究述评

7

二、近代美术史视野中的余绍宋

13

第一章 思想的底色——余绍宋的早年经历与思想源流

24

一、旧学与新知

25

二、国内与东瀛

29

三、性格与人品

34

第二章	余绍宋与民国京杭画坛	46
	一、宣南画社与民初北京画坛的形成	47
	二、鉴藏与著述：坚守传统的方式	52
	三、北京美专校长：一段历史的擦拭	55
	四、北风南渐	60
第三章	余绍宋与近代中国画学（上）	75
	一、画学研究的基石	75
	二、《画法要录》	80
	三、《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	88
	四、《国画之气韵问题》	93
第四章	余绍宋与近代中国画学（下）	105
	一、《书画书录解题》之缘起	105
	二、《书画书录解题》之成就	107

三、《书画书录解题》之流衍	112
第五章 余绍宋的山水画——兼及对 20 世纪上半叶传统文人山水画的考察	121
一、近代传统派山水的发展态势	121
二、临古：入手之法	123
三、纪实山水：超越之道	131
第六章 清雅脱俗 法度严谨——余绍宋书法与松竹梅艺术论	140
一、余绍宋的书法艺术	141
二、余绍宋的松竹梅艺术	148
结论	165

附录

一	余绍宋著作目录	170
二	余绍宋研究目录	172
三	余绍宋艺术活动年表	176
四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197

序一

我生有幸，从小就生长在西子湖畔的南山路，此地绿荫如盖，风光无限，仅从清波门至钱王祠这短短的一里多地，路的东侧就有绿楼、勾山樵舍、勾山里、广福里、茅以升故居等有名的民国民居，其中一幢花岗岩砌成的门墙上还嵌有余绍宋的“恒庐”题额。因此，从小学识字始，我就对民国名人余绍宋有了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流寓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谋生，有时南下访书，到杭州孤山的浙图古籍部查资料，因而有缘结识了在此工作的余绍宋长孙余子安兄。他曾向我讲述祖父余绍宋遭诬为反革命的事，受此牵累，私产遭到抄没，子孙受尽折磨，久久未得平反。言谈中颇多凄凉，未免唏嘘之叹。尔后我回京，偶然在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看到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内有阮毅成《记余绍宋先生》一文，对余氏生平作客观的评论，惜此书外间罕见，我乃复印邮寄给子安兄。当时的“海外影响”是搞统战、平反工作的重要依据，子安兄获此文献，乃向浙江省有关部门汇报，再次要求为祖父平反。后来随着政风的日益开明，经子安兄的不懈努力，余绍宋先生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然而余绍宋先生虽然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但学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认识，却并无太大的起色，尘封往事难以开启。子安兄

及其女余昊和龙游乡亲虽撰文呼吁,但反响不大,较为遗憾。

毛建波君生于金衢,学于杭大(今并入浙江大学),执教浙美(今中国美术学院),后又师从王伯敏先生治美术史,尤长于中国画论、书论,二十余年孜孜于斯,不仅熟谙晋唐宋元乃至明清美术理论,而且对著《书画书录解题》的余绍宋先生之美术活动甚有研究兴趣。故尔在攻读博士期间专门以余氏为研究对象,对其书画理论、山水花鸟及书法创作、美术社集活动、美术教育活动等进行考察,下龙游,上北京,寻访史料,笔耕不辍,阅四寒暑,终于在二〇〇七年初夏完成此博士学位论文。

纵览其文,我颇有所得,过去认识模糊的余氏美术活动,包括民国初年的南北美术活动、传统绘画与画学的近代转型演变,亦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于斯文可验。建波此文,在学术上我还以为有下列数处可观可赏、可圈可点:

一是能掌握各种有关信息,包括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站在学术前沿阵地上来开展个案研究,而非空中楼阁、自言自语;

二是搜集大量史料,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有不少史料为以往研究者所不注意;

三是能从文化大背景出发分析问题,小中见大,视野广阔,底气较足;同时对画史、书史、画论、画学史学史皆具有丰厚的基础,故娓娓道来,皆为内行话,引人入胜,令人信服;

四是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循序渐进,而首尾呼应;此外遣词造句流畅得体,恰如其分,明白无误,又兼典雅之趣;注释与表格亦精到、详尽、明快;附图具有代表性,一目了然。这些皆有助于读者对正文的理解;

五是结论公允,与篇首目标相一致,互为联贯,言之有物,使岁月之尘埃得以拂去,历史之真相得以客观地再现;定位准确,既不拔高,亦不贬低,使余氏在近代美术史中的学术地位得到真实地反映,实事求是,科学质朴;

六是研究较为深入,富有新意,对余绍宋的学术研究而言,颇多贡献,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即冥冥之中有一种自然的恒力(“道”)在支配着变幻(“非常”)的人间。今年欣逢中国美院八十周年校庆,许江院长竭力鼓励出版“南山博文”丛书,以纪念

美院的学术发展。建波此文入选其中，他乃请我写序，由是我想到了南山路、孤山、北京，想到了南山路景云邨建波书房后半夜透出的灯光，想到了如烟的往事和似花的今事。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事物看似无关，实际却有联系，佛家说“缘”，道家称“道”，其理相通，因此我就顺其自然，聊抒杂感，以付建波之约，是为序。

任道斌

2008年元月

序二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早年曾用樾园),号寒柯、沐尘遁叟等。浙江龙游人,清光绪九年(1883)生于衢州化龙巷。早年人家塾读书,又从王耀周先生学习;后又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政府内历任重要职务,并两度任司法部次长,曾代理总长。1927年辞去一切职务,在天津侨居近一年。1928年南归,定居杭州,以书画自娱自给。时在南京政府内任要职的罗文干、王宠惠等友人,屡邀不应,在杭州度过了十个年头的隐逸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杭州,隐居在故乡龙游的沐尘山区。抗战期间被选为浙江省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和副议长,在参议院向以敢说和能说闻名。1943年浙江省通志馆成立,被任命为馆长,为浙江通志的修纂竭尽全力。1945年抗战胜利,返回杭州,1949年6月30日在杭州病故,享年67岁。

余绍宋是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书画家,在当时的学术界颇有影响。他在方志学、书画理论、目录学、法学、书画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如他所纂的《民国龙游县志》,梁启超为序谓有十大长处;他主修的《浙江通志》原定八年完成,但到了1949年3月迫于形势,当时的省政府关闭了通志馆,六年间在通志馆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初稿125册。在民国时期各省志的修纂也是极少有的。书画理论方面的著作

有《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画法要录》初编、二编。《书画书录解题》等等。另著有《画学师承记》、《佛教艺术概要》、《补新旧唐书艺文志》等书，尚未出版，手稿均在日寇侵华时散失。此外，1934年还主编《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每半月出一期，共出78期。日寇侵华被迫停刊。抗战时期，退隐故乡龙游山区，较多接触民众，抚事感时，渐多吟咏。八年间成诗数百首，胜利后选两百余首，厘为四卷，成《寒柯堂诗》一册。

余绍宋生前已著作等身，声名远播。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分析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文化、艺术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环节，既不可能出版他的遗著，也不可能有人去研究他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死后的第三年1951年8月，龙游县军管会要征用他在祝家巷（原河西河）的房屋一幢，发现他生前曾在北京政府内担任过高官，于是改“征用”为“没收”，由县法院出具一张毛边纸无编号的戴帽子判决书。判决书仅三百余字，两百余字是罗列他的所有官职，包括大学教授、司法储才馆学长、浙江通志馆馆长等等。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给他戴上了“官僚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另外一百多字就是没收了他在龙游的所有财产的清单。再通知杭州、衢州又没收了他两地的所有房屋、财物和文物。

余绍宋冤案发生后，他的一些朋友也有在人民政府、人大、政协担任要职的，也都讳莫如深，不敢过问，何况后来成了一般老百姓的朋友或知情人，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众所周知，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政协委员、知情老人写回忆录，而且按期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余绍宋平反前，三十多年中，共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数十本，竟然没有见到有一篇介绍余绍宋的文章。

二十多年前，国内掀起修志热，一日，有某大学名教授和我大谈方志学，我看他如此热衷于方志学，就顺口问他，“阁下以为余绍宋的《龙游县志》何如？”他竟茫然不知余绍宋为何许人！我只好连声道歉。其时与书画界或收藏界的人聊天，他们大多不知余绍宋为何许人？或知之甚少，而对海派的一般画家，他们都能如数家珍。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偶尔可在有关报刊、杂志上见到介绍或研究余绍宋的文章，但因资料缺乏，难免出现差错。这方面台湾和香港起步较早。早在1971年阮毅成先生就撰写了《记余绍宋先生》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上连载，后收入他所著《彼岸》一书中。阮先生系余绍宋留日时的同学和好友阮性存先生之子。抗战前后曾任浙江